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王國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一

嵇康五

荅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㠯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于微觸類而長不㠯已爲度也案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邪今之所辨欲求

實有實無。呂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呂神其本，不替子貢。呂求其然，則足下不得不爲託心無鬼，口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誠，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于厥論也。故吾謂占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置設宗廟，已期後嗣，空借鬼神，已調將來邪？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竝濟，亦所當求衷，所當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于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于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邪？推此而言，宜已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

曰時日先王所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于誠勸尋論案名當有有日邪無日邪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案此言曰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于盛世而來代襲曰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曰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繫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邪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曰陰陽錯曰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廟則爲匿而不信類禱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曰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曰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于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詳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黜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于罹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于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福之因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閭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塗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呂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曰信順成，亦曰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于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天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械，英布修何德已致王生。羊積幾善，曰獲存死者負何罪？曰逢災邪？既持相命，復情信順，欲飾二論，使得竝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辨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眾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

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自起非長平
之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眾冥耶若謂長平雖同于巖牆故是
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于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邪若此果
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于命將係宅邪則唐
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曰難相
命之必然廣求異端曰明事理豈必吉宅自質之邪又前論已明
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
苟大同足嫌足下愚于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曰至理
負情之對于是乎見既虛立吉宅口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曰難
顯故曰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曰成相命者也此
復吾所疑矣前論曰相命爲主而尋益曰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
呂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
順于理尚少何曰謂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于卜復

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邪。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邪。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召成相邪。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曰幸福報無異似顏準而望公族也。然則人實微宅非宅制人也。案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曰闔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召開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召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閭作乃是貞宅邪。若瞑目可召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識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于澗瀍間龜筮而食洛邪。若龜筮果有助于爲

宅則知閭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閭作有不盡，則不閭豈非求之術邪？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于閭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于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已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于閭遇，設爲減福于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已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已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已福，故謂之吉。害人已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閭，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遷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于擇賢，不惜吉于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已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

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顚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㠯爲公侯質也。夫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㠯徵假見難可也。若㠯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鑲其墓，既知當字長耳。巨君慕宅而運其魁，卽偏恃之禍，非所㠯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爲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㠯助口吉宅口家所㠯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㠯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㠯不可作之人，絕可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

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占成相虎不可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已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于養宮短于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于大通所曰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已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卽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論而復責吾難之于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

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又復曰誣邪，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驗遙。故君子疑之。今若呂交賒爲虛，則恐所呂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澗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乘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目終身無山，山客目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辯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于所知者，何邪？必生于本謂之無而强呂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于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于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口口而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呂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口獸不覬則不敢訊，舉氣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頭索隱，何謂爲妄。

大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
已物開、患已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
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鹽。赫胥既往、紹已皇羲。默靜
無文、大朴未廣。萬物熙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
簡、應天順矩、繩褐其裳。土木其宗、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
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
疚石。戶乘株許、內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
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
離、舉口口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敎。爭施犬性、喪真季世。陵遲
繼體、承資憑恃。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已奉其私、故君位益侈。
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
志、阻兵擅權。於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已脅賢。昔爲天下

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猶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
首織素旗周朝敗度姦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樂
書作難主父乘禮殲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㠭亡國繼踵
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
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寡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
棄彼佞倖納此逆顏誤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
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
天子思問其德虛心導人允求諭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本集
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鬪之兆也衍

四百九十六
是序未定之
案此

燈銘

家誠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綠長舒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憤，則議干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㠯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㠯之守則不固，㠯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燭耀，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㠯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屈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㠯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其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往當有時，其眾人又不當宿留。所㠯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入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口謝，其謂人所說無㠯自免也。若行算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入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口謝，其

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召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召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召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干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

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已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已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已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俗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子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共守大不已或卻已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攬引已蓋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已他故勿

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
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
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
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
險則當正色呂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
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呂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
呂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
事泄思害人呂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豈笑人之闢者但
莫應從小共轉至于不共而勿大冰矜趨呂不言答之勢不得久
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
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呂往自非通穆匹帛之儕車服之贍當
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呂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

微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口口口
口口口又憤不須擁據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請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又略見藝文

本集

類聚二十三

嵇康集目錄

世說注又御覽作嵇康集序

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于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接蓮篇注御覽二十七九百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鑄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一終

企玉園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

嵇康

六

聖賢高士傳

謹案隋志雜傳類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傳周續之注唐志已傳屬嵇康已贊屬周續之據康兄喜爲康傳云撰錄上古已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盧凡百一十有九人是傳與贊皆康撰唐志誤也宋代不著錄今檢羣書得五十二傳五贊凡六十一人定著一卷附康集之末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四月朔

廣成子

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已養萬物爲之

柰何廣成子颲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冥冥無視無聽抱神呂
靜我守其一呂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
皇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將去汝人無窮之間遊
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

魏文類聚三十六

襄城小童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黃帝曰異哉請
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瞀疾有長者教予乘口車
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
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還

文類聚三十六案

此下當有其贊曰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

水經

巢父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已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

許由也。由曰：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且鬻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藝文類聚三十六

許由

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鶴缺論堯而去，隱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竝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乃去宿于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召爲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召汙我水也？乃退而返耕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藝文類聚三十六

堯父

堯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

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裁文類聚

三十六

子州支父

裁文類聚
作子支伯

子州支父者堯舜各曰天下讓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裁文類聚三十
六御覽五十九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舜曰天下讓之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則衣皮毛夏則衣綈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消搖天地之間何㠭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裁文類聚三十
六御覽二十六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曰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孺子曰入海終身不反

裁文類聚三十
六御覽五百九

伯成子高

伯成子高者不知何許人也。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復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曰。昔堯舜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邪。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畱。舊文類聚作落吾事危危乎。遂復耕而不顧。舊文類聚三十六御

賢五

百九

卜隨 務光

卜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也。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曰。非吾事也。湯遂伐桀。召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于我。必呂我爲賊也。而又讓我。必呂我爲貪也。吾不忍聞。乃自投湘水。又讓務光。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于尊我哉。乃抱石而沈廬水。

庚市子

庚市子者聖人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于其旁而訟者息御覽五
百九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公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吾聞士不輕爵祿無呂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呂下布衣之士于五往乃得見焉御覽五
百九

涓子 齊子

涓子齊子不接賓客服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釣于河澤得鯉中魚符後隱于宕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御覽五
百九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無遺教呂告弟子商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

過喬弁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微老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
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剛亡而弱存，商容曰：
嘻，天下事盡矣！

欽文類聚三十
四御覽五百九

老子

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

史記老子傳索隱

關令尹喜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星辰服食。老子西遊，喜先見氣物色
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爲著書，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寶莫
知所終。

御覽五
百九

亥唐

亥唐，晉人也。高格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欣餌。
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
坐，脚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淳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

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非正坐無已養之子何不
悅乎、御覽五
百九

項橐

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案周續之注僅存此條漢書董仲舒傳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

狂接輿

任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其妻從市來、曰、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貴富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聖人樂道、不曰貧易操、不爲富改行、受人爵祿、何已、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紅器、變姓名、莫知所之、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更姓名陸通養性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御覽五

榮啟期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已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全于纏綵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已待終何不樂也。

御覽五

○長沮

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是誰子路曰是孔子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歟對曰然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輒子路曰告孔子孔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歟

御覽五

荷蓀丈人

荷蓀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亡告子曰：「隱者也，使子反見之，至則行矣。」

御覽五
百九

太公任

太公任者，陳人也。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弔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矜愚，修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于患也。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巡于大澤，入獸不亂羣，而況人也。

御覽五
百九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擗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

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則純白不僃子貢愕然慙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已疑聖知獨絃歌已買聲名于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氣墮汝形體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御覽五
百九

被裘公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願而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錄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五月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裁文類聚三十
六御覽二十二

延陵季子

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于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適魯聽樂論眾國之風及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卽解

帶桂樹而去

御覽五
百九

原憲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草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進

應子貢，邈有清風。

初學記
十七

范蠡

范蠡者，楚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鴻夷子。治產數千萬，去止陶，爲陶朱公。後累巨萬，一曰：蠡事周師太公，服飲桂水去，越入海。自餘年，乃見于陶。一旦棄資財，賣藥于蘭陵，世世見之。

御覽五
百九

屠羊說

屠羊說者，楚人也。隱于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將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官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御覽五
百九

市南宣僚

市南宣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呂劍與僚，弄丸不輶。魯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剗形洗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御覽五百九

周豐

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贊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此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閒，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惑之心已甚之，然雖固結之民，其可不解乎？御覽五百十

顏閭

顏閭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召幣聘焉。閭方服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閭家邪？曰：然。使者致幣，閭口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

反復來求之，閑乃鑿坯而遁。

御覽五
百九

段干木

段干木者，治清節，游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曰：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趣熟，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已名過齊桓公者，能知段干木，故上子夏友田子方也。

裁文類聚
三十六

莊周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已卑賤，不肯仕。楚威王已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蠭蠭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後齊桓王又已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已文繡，食已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裁文類聚
三十六

閭丘先生

閭丘先生齊人也。齊宣王獵于杜山，杜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衣服，父老皆歛。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答曰：「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閭丘曰：「聞王之來，願得壽得富得貴于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蓄無呂富先生，大官無闕，無呂貴先生。閭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據之呂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御覽五
百九

顏歇

顏歇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歇前。」歇曰：「王前。」王不悅。歇曰：「夫歇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王作色曰：「士貴乎？」歇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望撫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釐。」齊王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

車歎曰願得疏食呂當肉安步呂當輿無罪呂當貴清淨呂自娛遂辭而去御覽五百一十五

魯連

魯連者齊人好奇偉倜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難新垣衍呂秦爲帝秦軍爲卻平原君欲封連連三辭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乃呂千金爲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卽有取之是商賈之事爾不忍爲也及燕將守聊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子富貴而誦子人盛貧賤輕世而肆意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藝文類聚三十

田生

田生營牀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藝文類聚三十六

河上公

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御覽五百五

安丘生

長靈安丘生病篤。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與安共至于庭樹下。聞李
香開目見雙赤著李枯枝。自墮掌中。安食之所苦盡愈。御覽九百六十八

司馬季玉

司馬季玉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漢文帝時。朱忠賈誼爲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數中。見季玉閉中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一人曰。觀先生之狀。見先生之離。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污。季玉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召數。相導召利。所謂賢者。乃可爲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喝噭。何知。

長者一人忽忽不覺自失後不知季玉所在

御覽五百十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主來朝從游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游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自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帽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嘗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

文選注作避患

此

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世說品藻篇注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

韓福

韓福者呂行義修潔漢昭帝時呂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呂存問常呂入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復金一祠呂中牢自是至今爲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

號文
難聚

班嗣

班嗣，樓煩人，在京師家有賜書。

老莊之道不屑

榮官，恆居山父_第，揚子雲曰：「莫不達！」

從借莊子嗣報

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漁于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樓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關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纏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蔥，既繁攀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炫耀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也。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執文類聚

三十六御
覽五百十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廟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謬曰：「楚國二

龔不如杜陵蔣翁

御覽五
百十

尚長 爰慶

尚長字子平。爰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于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游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載文類聚
三十六

逢貞 李勁公

逢貞字叔平。杜陵人。李勁公上邵人。貞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門。但閉戶讀書。未嘗問政。不過農田之事。劭公王莽時。辟地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面辭乃止。家累百金。優游自樂。

御覽五百十
又六百十一

辭方

辭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車迎友因謝曰堯舜在上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猶小人臣欲守箕山之志莽說其言遂終于家御覽五百十

龔勝

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父老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蠶吾脊自燒吾目明白消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御覽五百十

逢萌

徐房

李雲

王尊

逢萌徐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

御覽五百九

王尊字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

偷牛口無二價

後漢逢萌傳注案王君公平原人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入要之不得已而行族設麥飯葱菜召觀其意丹推卻曰呂君族能供美膳故來相遇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饋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族卽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疾愈久之松失大男孫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竦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識輶車左右失氣被

褐長揖義陵羣萃世語品藻篇注又略見御覽四百十

鄭仲虞

鄭均字仲虞不知何許人也不仕漢朝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

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曰尚書祿終其身
世號之白衣尚書

御覽五
百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麟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二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二

精康

三

全三國文卷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三

伏義

義字公表

與阮嗣宗書

義白蓋聞建功立勳者必曰聖賢爲本樂真養性者必曰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呂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呂奔趨遊疾定其驚良舉足向路總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于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呂自矜慎于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呂自外其自矜也必闢闔曉曠呂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

全王國文卷五十三

俗。呂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于其間，浮沈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呂露其實，值其閼邪？則將矜其貌，呂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洋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顧，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塞缺矣；或謂吾子智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呂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呂拒口樸惡子者欲抽鍵呂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呂爲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綱，集術之門也。出此有爲于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呂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于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

規時則行己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榮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呂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既已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成在子身、疑于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呂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灑灑、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憐張、動與世乖、抗風立俟、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于此、將呂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冲、呂守滿、就其懷憂、必發于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于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可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于禮、動靜之度、不羈于俗、凡誥詠善之則效慈于父兄、惡之則言醜于讎敵、未有慈

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廊
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
迹教外、放思太玄、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
之極、總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煞
身、呂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呂兒讖、由是觀之、其懶怨于
不得、故假無欲、呂自通、怠惰于人檢、故殊聖人、呂自大、凡此數者、
尚皆奇才異略、命世崛起、徒呂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
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
苟修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攬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
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呂自疑外、豈異乎韓
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羣綱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
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于名類、欲其世平而有騁足
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割

石索寶。自吳蜀二虜巢窟木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
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
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于四垂羽檄不施
于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安民而飽食安臥囊懸室罄力牽于役財
彌于賦養生之具亂于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
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
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嶺脫之勢翦迹滅光則無四
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屋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
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眾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
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
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于肝膈而
不揚之于清觀任賢智于骨氣而不播之于高聽且明智之爲物
猶泉流之吐潤固不于挹酌而爲損舍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

于見劫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已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已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于諛者所謂挾祖奕已守要際閉虛門已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于其弟伯樂不能語妙于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已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阮嗣宗集

嵇叔良

叔良爲東平太守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相阮嗣宗碑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于上世而先生弘美于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

之度得意忘言，尋妙于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羣生莫能屬也。確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獄涉海，蕩然無以究其高深，其深覽其神者，猶方璞親珪，肅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蘧瑗昇降于卷舒，脩武去就于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幽，故無孤憤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轂鳴雁，是已處才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已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已訥，資大白而冷之已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于寂寞之域，投芒刀之穎，于有解之會，固恢恢必餘地，豈若接輿被張已養生於陵觀園，已求寶，躍躍近步修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氏于遊龍，衛賜譬重仞于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攀逸駕于洪涯，邈遐軌于巢州，跨宇宙已高

掘陵雲霄已優游、享年如干、邁病而卒、于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榮傑而存惠子之間、迺斧斲而思郢人之工、乃採躋索隱、已敘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迹、略舉其志、碑之曰、

巍巍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胞造化、韜韞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大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潤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邈迹圓錄、廣文選作稽叔夜誤楊慎丹錦絕錄皆爲東平太守稽叔夜撰未詳何據文不他見姑列此俟考

呂安

安字仲悌、東平人、徵士、景元中、坐事與嵇康俱誅、有集一卷、觸體賦

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觸體、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

嚴裝殮白棺椁，遷彼幽堂。于是髑髏森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已無良行。逢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擢藏于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生則歸化，明則反昏。格于上下，何物不然。余迺感其苦酸，喟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已爲永列，相與異路。于是便別。就文類聚

記十四初學

上奏元神，下告皇祇。

文選顏延之宋郊祀歌注

周晃

見正元中爲典麻郎。

日蝕考覈對

厤候所掌，推步遲速，可已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已知。薄蝕淺深，合朔之時，或有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于日月相

掩必蝕之理無術。呂推是呂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
祐郊社。日蝕則接祭，是目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
終禮自漢故事。呂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曰備日
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通典七十八

又對

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本由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通典七十八

王俊

俊太原人。

表德論

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于墓之陰云爾。宋書禮志二廿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大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呂述倫遺美云。

楊元鳳

元鳳爵里未詳

賦

三重五品商溪櫟里

梁書劉杏傳云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云

霍弋

弋字紹先，南郡枝江人。蜀章武末，爲太子舍人。後主卽位，除謁者丞，相亮請爲記室。後爲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歷參軍、廩降屯、副貳都督，轉護軍，領永昌太守。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進號安南將軍。蜀亡，舉郡內附。拜南中都督，目功封列侯。

率六郡將守上表

臣聞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臣委質，不敢有二。蜀志霍峻傳注引漢晉春秋

遣成交附誓

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吳志孫暗傳注引漢晉春秋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書

劉徽

徽爵里未詳

晉書律歷志上呂爲魏景元四年注

九章算術注序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呂通神明之德呂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呂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麻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間也案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呂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墮之暇遂悟其意是呂敢竭頑魯采

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已解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贅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自賓興賢能敎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織入微探測無方至于占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于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占術推之案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占博盡羣數也微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占施于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占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于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占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卽日去地也占南表之景乘表

閒爲實、實如法而一卽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呂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卽日去人也。呂徑寸之筭、南望日、日滿筭空、則定筭之長短、呂爲股率、呂筭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卽日徑也。雖天圓宵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微呂爲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于志、呂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爲注解、呂究古人之意、綴于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九章算術曲阜孔氏刊本

賈岱宗

岱宗、傳里未詳。

案岱文類聚在傳玄後蓋元魏人初學記在傳玄前則呂爲曹魏人今姑列此俟考

大狗賦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聞、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御

國之瑞。帝曰：疇咨遊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頸也。不可論目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嗟俛蹠蹠，雄資猛相兀然高八九

尺形體如翦削

初學記作箭鏑
從執文類聚

象貌如刻畫毛翰

初學記作踰
從執文類聚

點光雙肩如白璧

時頻伸而振迅

若應龍之騰挪爪類刀戈牙如

交戟聞林獸之羣爭

歛斷鐸而齟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嗅微

香眼裁輕迹呵瞬而奮怒揮霍而振圓

初學記作獮
從執文類聚

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駁折其脊拓掠熊羆破其匈

拏抄獸頭斷其峨爪處如劍鋒

初學記作鉗
從執文類聚

牙劍似鉞

初學記作矛刺
從執文類聚

視

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箭射于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厄

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散主識人

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淫之賓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乃痏

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襯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聳音聲正摧竦耳

側聽則恆山動南向喧噪則霍山頽耽精直視則會丘魂魄嚇奔

全三國文卷五十三

八

突則重，鬪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鵠子之譽，韓國珍其大廬，彌明振之于巨葵，樂瓠受之于蠻都，論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四鐵之獨獮，云何盧令之足書。
初學記二十九又晁武文類聚九十四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三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四

公孫淵

淵字文懿，遼東襄平人。祖度，父康，竝封侯。據有遼東。太和初，脅奪其叔父恭位而自立，拜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尋遣使通吳。吳封爲燕王，加九錫。復誘斬吳使表聞，進拜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景初初，徵不至。自立爲燕王，建元紹漢。太尉司馬懿討斬之。

表吳主權

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已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㠭固守所

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
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誠聖旨彌密重納累素幽明備著所亡
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
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
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寢功臣之後乃令讒諂
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詭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
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
臣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于漢勒名
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臣懷慕自納望遠視
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謀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
代宗天下幸甚魏志公孫度傳注引吳書

上魏明帝表

青龍元年

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臣誘吳賊幸賴天道福

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
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
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
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齋文書命服什物
下到臣郡泰潛別齋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谷領餘眾
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便承
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
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
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
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谷三軍潛伏呂待其下又驅
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谷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
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
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

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
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魏志公孫珩傳注引魏略

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
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
風慙爲賊權污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同上

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
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慚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
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
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
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同上

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論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
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臣門戶受恩實
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已來連破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

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臣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皆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僨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旣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盧唯陛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同上

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卽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眾社戒所目越典詭常僞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

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功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已慙之矣臣之懷懼念效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闈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

郭昕 柳浦

昕爲公孫淵長史浦爲參軍

爲公孫淵上書自直

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遺值千載破受公孫淵祖考自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竝冒驚懼附龍託驪紓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釋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已因

緣訴讓冒犯憇宛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召供
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
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
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
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于虜廷矣遺風
餘愛永存不朽度旣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
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
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勵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
策明之計交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
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召不次功無巨
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召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
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召周旋不敢失墜淵

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惠且直。生民欽仰，莫
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呂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軾羅
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墮厥名。孫權慕義，不遠
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
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
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自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
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彊吳
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
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呂天覆之恩，當卒終
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
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
戎狄，驕逸不虔。于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訃。蓋聖王之制，五服
之城，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

平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破忠禍小弁之作離騷之
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
或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省若不改寤計
功減降當在人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
馬惡死況于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
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牧考姦臣矯
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
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呂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
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呂養
人羈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
呂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飢不謀
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伐薪制梃改案爲

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忍比遣。敕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誥、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騁、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玄舉履、誦詠明文、已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舊信、已隆勗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㠭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鬪鬪、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姑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一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

于荒裔之土、出于主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禰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書

列女

高柔妻

高柔妻

姓氏未詳

案晉書亦有高柔

集敘曰柔字世遠

樂安人

才理清鮮

安行仁

上流婦人

柔家道隆

崇既罷司空

參軍安固令營宅于伏川

馳

動之情既薄又憂

骯

嬪妻便有終焉之志

尚書令何充取爲冠

軍參軍龜

應命眷戀綢繆

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清婉

辛卯

此則高柔妻乃胡母氏也然仰覽入百十六引高柔妻與柔書

皆作高文惠妻與文惠書則又爲魏之高柔豈文惠亦有才婦

而本傳及裴注相略今姑

編入魏文侯博通者定之

與夫文惠書

今奉總恰十枚、組生履一緡、織成祫一量、御覽

六百八十八又六

百九十七又八百十六

而本傳及裴注相略今姑

編入魏文侯博通者定之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寧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四終